

儿童文学 伴·侣

2

范锡林少年传奇小说

毒客小子



范锡林 著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儿童文学 伴·侣

2

范锡林少年传奇小说

毒客小子

范锡林著



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范锡林少年传奇小说. 2, 毒客小子 / 范锡林著. —
北京: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3. 9

(《儿童文学》伴侣)

ISBN 978-7-5148-1274-9

I. ①范… II. ①范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
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209232 号

DUKE XIAOZI

(范锡林少年传奇小说 2)



出版发行: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

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出版人: 李学谦

执行出版人: 赵恒峰

总策划: 徐德霞

责任编辑: 冯臻

插图: 何欢

封面绘图: 何欢

著者: 范锡林

美术编辑: 刘润东

责任校对: 刘成聪

责任印务: 任钦丽

社址: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丙12号

邮政编码: 100022

总编室: 010-57526071

传 真: 010-57526075

发行部: 010-57526568

h t t p: //www. ccppg. com. cn

E-mail: zbs@ccppg. com. cn

印刷: 中青印刷厂

开本: 787mm × 1092mm 1/32

印张: 13.5

2013年9月第1版

2013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字数: 222.6千字

印数: 30000套

ISBN 978-7-5148-1274-9

定价: 30.00元/套

图书若有印装问题, 请随时向印务部退换。(010-57526539)

目录

- 一他到底是谁家的孩子 / 1
- 二整个儿生活在百毒千毒之中 / 11
- 三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/ 23
- 四片刻工夫就已经中了毒 / 36
- 五这分明就是个女孩子 / 47
- 六好好摸摸你的来龙去脉 / 57
- 七细如牛毛的芒针射将出去 / 67
- 八竟全栽在一个小孩子的手里 / 77
- 九毒客堂的最高机密 / 87
- 十此话倒也并非只是吓唬人的 / 101
- 十一肯定能以假乱真惟妙惟肖 / 116
- 十二就拿我自己去救她 / 128



“啊，外面的天地真大，阳光真暖和，柳树真绿！”

此刻的牛牛心情真好！

他一路走着，蹦蹦跳跳像只刚出窝的小兔子，还不时停下来，到路边掐一根草茎，津津有味地嚼着。捡一粒小石子，“嗖”地扔出去，树梢上正在唱得欢天喜地的蝉儿被打个正着，昏头昏脑地掉了下来，没等落到地，“吱——”的一声，又飞了起来，立刻飞得无影无踪了。

再走了一程，牛牛着实有些饿了，恰好看到路边有一个小饭铺，老板正将热腾腾香喷喷的馄饨、面条往桌上端，

那些食客们则稀里呼噜地吃得满嘴流汁淌油。

牛牛使劲咽了一下口水，走进了饭铺，不管三七二十一，瞧准摆在柜台上的蒸笼，伸手就去抓一个大馒头。

“啪！”他伸出去的那只手，被柜台上的胖老板娘狠狠打了个脆响。

“哪来的臭小子，不给钱，就想吃馒头？！”

牛牛摸了摸身上的几个口袋，口袋里杂七杂八的什么都有，就是没有一文钱。

那些食客们抬头看着，都“哧哧”地笑了，七嘴八舌地说道：“来，傻小子，叫我声爷爷，我给你半个馒头吃！”

“瞧这小子半痴不呆的样子，学三声狗叫，我这剩下的面条就都给你了！”

说他傻，说他痴，这不能怪那些食客们，因为牛牛的模样和打扮实在是有点儿怪模怪样。

你瞧他，一个十三四岁的男孩，方方的额头上汗涔涔的，胖乎乎的圆脸上沾了不少尘土，连鼻梁上的雀斑都几乎看不清了，棱角分明的嘴边还留着些绿草渣，一双细细弯弯的眉毛下，两只黑眼睛忽闪个不停。

再看他的打扮，这么大的男孩，脑后扎了根比老鼠尾巴粗不了多少的小辫子，小辫子竟然是用红绳子系的；脖

子上挂着一串大大小小的桃核、杏核、枣核，再挂一串长长短短的兽牙；一只手腕上套着一个宽宽的铜箍，另一只手腕上套着一个铜镯，镯子上挂着几颗不响的铜铃；腰里胡乱缠了根褪了色的紫布腰带，上面吊着两三个不知何年何月做成的旧荷包；脚上穿着双脏兮兮的连袜筒厚底鞋。

这副模样，既像是个从异乡流浪来的小乞丐，又像个与爹妈走丢了，不认得回家路的乡下小傻蛋。

还是那身材块头只及他老婆一半的瘦老板心地要好些，他塞给牛牛一个冷馒头，说：“算了，算了，这孩子也挺可怜，就给他吃一个吧！”

牛牛笑嘻嘻地咬了一大口馒头，像是饿急了的样子，嚼了几下之后，突然一吸鼻子，冲着那些食客们坐的桌子，“阿嚏！”打了个惊天动地的大喷嚏，转过身来，朝着老板娘坐着的柜台，又是一个炮仗般的响亮喷嚏，那吐沫星儿、嚼碎了的馒头渣子像开花弹一样迸开去，溅得那些食客和老板娘满脸都是。

“你这混小子——阿嚏！”那老板娘还来不及骂出口，就忍不住一个力道空前的大喷嚏打了出来，打得她自己的鼻子都差点儿崩掉了，她赶紧双手捂住鼻子，可是不管用，喷嚏一个接着一个，连珠炮似的打开了。

那些脸上被溅到的食客们怒不可遏，正想跳起来狠揍牛牛一顿，可是没等他们屁股离开板凳，也一个个不由自主地打起喷嚏来了。

一时间，那喷嚏声此起彼落，响成一片，而且像是比赛似的，一个比一个打得更响，一个比一个打得更有劲，一个比一个打得快，打得桌子上的杯碗盆碟儿蹦起老高，打得他们一个个直翻白眼，气也喘不过来了。

就连那个瘦老板也未能幸免，在旁边一个劲地打喷嚏，打得直不起腰来了。

此刻，这小饭馆子里只有一个人不打喷嚏，那就是牛牛。他做了个鬼脸，伸手到柜台上的盘子里拿了一大块带筋的牛肉，拎了一只熟烂的烧鸡，大口大口地啃吃了起来，吃得差不多了，将那些剩余的鸡骨头，随手往那些打喷嚏打得七颠八倒的食客头上一扔，就得意扬扬地走了。

走到门口，他又回转来了，将刚才吃了一半的那个馒头，往正好张大嘴要打喷嚏的瘦老板嘴里一塞，说一声：“谢谢你，还给你了！”

说来也奇怪，这老板嘴里一塞进这半个剩馒头，喷嚏马上就止住了。

在柜台后面打喷嚏打得死去活来的老板娘见状，赶紧也到柜台上的蒸笼里抓了个馒头，塞进嘴里，以为这



就可以像瘦老板一样把喷嚏止住，谁知这馒头非那馒头，根本就不管用。

还是老板有悟性，连忙从自己嘴里掏出还剩下的一小块馒头，塞到老板娘嘴里，这才算让老板娘暴风骤雨般的喷嚏停息下来了。

至于那些食客们呢，他们还在打，到底要打到何年何月何日何时呢？

这，牛牛就不管了，反正等到他们筋疲力尽、浑身瘫软时，那喷嚏自然会停下来的。

牛牛打着饱嗝，继续往前走。

走进一片翠绿欲滴的密竹林时，从那林子里跳出一个像猴子一样的人来，瘦高个儿，塌肩膀，倒八字，扫帚眉，斜三角眼，天生一副倒霉丧气的样子，头上扎了一块灰布，手里则拿了一把挺长的杀猪刀。

当他看到牛牛时，“呸”了一声说：“倒霉，倒霉，等了老半天，等来了一个小傻瓜蛋，能有什么油水？”

原来这是一个打劫的，专门在这竹林里抢过路的单身客人的财物，他看到牛牛这副模样，也以为是个脑筋不大灵清的傻小子而已。

但既然买卖来了，也不能白白放过，他上下打量了一下牛牛身上的东西，脖子上挂着的一串果核和一串兽牙，

只能扔到垃圾堆里去；手腕上戴着的那铜箍、铜镯子也值不了几文钱，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强；还有那腰带里挂着的几个荷包，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些什么？

“快，把你手上的那些玩意儿捋下来！还有那几个荷包也统统给我！”

牛牛莫名其妙，“干啥？我又不认识你，你又不是我的干儿子，我干吗要给你？”

那家伙一听，笑了，“好哇，看你这傻模样，竟会讨老子的便宜！好吧，你不给，我就把你的手剁下来！”

说着，便挥舞着那把杀猪刀逼了上来。

牛牛吓得赶紧说：“给，给，这就给你！”便将腰带上的荷包解了一个下来，塞到那家伙手里问道：“还要吗？”

“当然要，快一点！”

可是，他这句话刚说完，就感觉不对了，捏着荷包的那只手突然痒了起来。那种痒，痒彻心肺，痒入骨髓，必须不顾一切地去抓挠。他赶紧丢下杀猪刀去挠，这一挠更不得了，像是有一只蜘蛛，正快速顺着他的胳膊往上爬，而且这蜘蛛仿佛在眨眼间，就一变两、两变三、三变无数，爬遍了他的全身。

现在，他身上每寸肌肤都在痒。他早把手里的荷包扔了，恨不得能长出十八只手来挠，只见他两手上上下下、

前前后后，实在是忙不过来呀，脸上已经挠得到处是血，不成人样了，他还在使劲挠个不停。

看到牛牛挤眉弄眼地坏笑着，他明白了，是这孩子捣的鬼，“扑通”一声，他跪下了，磕头如捣蒜，地上都快磕出一个小坑来，“饶命啊，我的小大爷！饶命啊，你饶我一命吧，我往后再也不敢在这里干这勾当了！”

牛牛捡起那荷包，挂在自己的腰带上，慢条斯理地说道：“好吧！那边有条小河，你到河里泡上三天三夜，就没事了。记住，中途可不能爬上来，要不这痒复发了，就没治了！”

“是，是，是！”那家伙连忙爬起来，没命地就往那边跑了。

牛牛继续走他的路，走了不多远，突然听到什么动静。侧耳细听，是急促的脚步声，还有一个人的呼唤声，这声音他耳熟得很。

“牛牛小少爷，你在哪儿？你爷爷唤你回去！”

牛牛心中一怔，不由得犹豫了一下，因为这呼唤他的人，正是自己家的管家谢大伯，想到此刻爷爷、奶奶，还有妈妈，恐怕都因为找不到自己而急得团团转，说不定，连外出办事的爸爸也赶回来了，正与家里众人分头寻找自己呢。

但再一想，自己好不容易溜出来了，才两天工夫，根本还没来得及好好玩一玩，就这么回去，岂不是太没出息，也太没劲了。

不，不能回去！这一回，不玩个痛快，不玩个够，才不回去呢！

再说自己也快满十二岁了，虽然还算不上是个大丈夫，可好歹也是个男子汉吧，总不能像一只小鸡崽儿，老是躲在老母鸡的翅膀下，一天到晚待在那个与世隔绝的司徒山庄里，也应该出来闯荡闯荡，见见世面，练练身手了吧！要不然，学了这么多本事，练了这么厉害的功夫，岂不是都埋没了吗？

这么一想，牛牛可就拿定了主意——不回去！

他瞥见旁边崖壁上有条石缝，便手脚并用，“嗖嗖嗖”，十分利索地爬了上去，他使出家传的轻功——“闪影移步大法”，眨眼工夫就到了离地十几丈高的石缝处，身子一侧，就钻了进去。这样，他可以居高临下地从石缝里看到下面，而下面的人却看不见他。

不一会儿，他就看到谢大伯急匆匆地走过来，后面还跟着那个小饭铺里的瘦老板。

可以想象得出来，谢大伯经过那小饭铺子时，肯定是听到了食客们非同一般的喷嚏声，走进去一问，便马

上就知道，这正是他自己家小少爷干的好事，于是，就让那老板带着一路找来了。

看着谢大伯东一头西一头地寻了一番后，一无所获地走过去了，牛牛心中暗自庆幸，幸好不是爷爷他老人家来，要不然，凭爷爷那高深莫测的功夫以及他那举世无双的鼻子，恐怕早已闻到自己躲在这石缝里了。因为，自己身上带着好多山庄里独有的好东西呢！

正因为，他身上带着这么多厉害的玩意儿，所以虽然他只是孤身一人，也没有什么好怕的，什么地方都想要去闯一闯。

当初爷爷让他身上佩这样戴那样的，他还老大不乐意呢，嫌累赘嫌麻烦，觉得傻不啦唧的很不好看，现在他可体会到了，这些玩意儿还是挺能派上用场的。

十二年前的冬至节那天，青山绿水环抱中的司徒山庄里上下一片忙乱，山庄的少夫人要生宝宝了。

快到中午时分，终于听得内室传来了接生婆的声音：“恭喜老庄主啊，生了一个胖胖的小少爷！”

在外面花厅，已经等候了七八个时辰的老庄主司徒尘一听这话，不禁笑逐颜开，他长长吁了一口气：“好啊，好啊，咱司徒家的毒客堂又添了新的一代了！”

喜气洋洋的少庄主司徒赤峰抱着睡得正香的新生婴儿，从内室出来，说：“爹，你给宝宝起个名字吧！”

“我早就想好了，今年是牛年，这孩子就叫司徒牛牛吧！”老庄主接过襁褓中的婴儿，望着那胖乎乎粉嘟嘟的小脸蛋，笑着说道。

这时，接生婆过来，说道：“老爷，小少爷该去洗澡了。”

老庄主没有将婴儿交给接生婆，他说道：“这事就不用你操劳了，他的第一个澡，由我来替他洗。”

少庄主司徒赤峰也感到有些惊讶，在记忆中，自己小时候父亲好像从来没有给他洗过澡，现在竟然这么热心地要给刚出世的孙子洗澡了，这大概就是古人说的“君子抱孙不抱子”，刚做了爷爷的老庄主估计是要享受一下“含饴之乐”吧！

只听老庄主吩咐道：“老谢，把我准备好的那桶洗澡水拿来！”

跟随老庄主几十年的老管家谢大伯应了一声，立即拎来了一个大木桶，那里面盛着满满一桶水，不过水是褐色的，像是陈年老醋，散发着一股古怪的芳香。

少庄主司徒赤峰一看到这水，一嗅到这气味，岂有不知之理，不禁脱口惊道：“爹，这是毒水，你怎么用这毒水给孩子洗澡？”

老庄主点点头，“是啊，我不仅要用毒水给他洗澡，而且还要让他一生下来就穿有毒的衣服，睡有毒的床，

要让他整个儿生活在百毒千毒之中！”

司徒赤峰不由得心疼起来，不无忧惧地说道：“爹，可是孩子这么小，他能受得了吗？万一……”

老庄主将脸一沉，冷若冰霜地回答：“如果他受不了，那就是他与咱们司徒家无缘，不配做司徒山庄的后人，就让他从哪里来，还回哪里去！我已拿定主意，从现在起，就要把孩子打造成一个浑身上下百毒不侵，不畏任何剧毒的毒客小子，成为我们司徒家最棒的继承者，只有这样，才能让我们司徒山庄的毒客堂，在江湖上永远立于不败之地！”

司徒赤峰深知父亲的脾性，言出必行，不容任何人有半点违忤，否则严惩不贷！所以，他心中纵然百般不忍加不愿，也不敢再说什么了。

只见司徒尘将裹着襁褓的婴儿脱得光光的，然后托着那婴儿的身子，将他慢慢浸入桶中的毒水中，只剩口鼻露在水外。

那婴儿的皮肤碰到那毒水，如同烧红的剑淬入水中，顿时哧哧作响，冒出烟雾来，那情景十分可怕，正在熟睡的婴儿受了这突如其来的刺激，顿时撕心裂肺地啼哭起来，手脚乱舞乱蹬。

可那司徒尘全然不管，仍将他浸在毒水中，婴儿哭着